

楔子

今天是季東旭的彌月之喜，也是他定期回醫院打預防針，與他母親蘇芝儀產後回診的日子，他的父母早上開開心心的為他慶祝完滿月，再分送彌月禮盒給親戚朋友後，便帶著他前往他出生的醫院。

一家三口到達醫院時已是下午三點鐘，季父季修哲抱著兒子，先陪同妻子到產科看診，同時讓醫生看看兒子長大的樣子，並且送上彌月禮盒。

看診完畢，當他們走到小兒科的候診區時，蘇芝儀看到一張熟面孔，「安太太。」她開心的喊，快步走向葉琍涓。

蘇芝儀和葉琍今年都是二十五歲，由於她們看的是同一位婦產科醫生，預產期也在同一天，因此過去這七、八個月，她們經常在醫院碰到。

「季太太。」葉琍涓坐在一張椅子上，懷中抱著一個小寶寶，滿滿粉紅色的裝扮，訴說著她生的是女寶寶。

蘇芝儀在葉琍涓身旁的空位坐下，「妳也提早生了？」

「是啊。」葉琍涓看了看懷中的女兒，「羽鉉等不及，提早一個月出生了。」

不會這麼巧，她們還是在同一天生產吧？蘇芝儀歡喜的再道：「我也是耶，我是農曆七月七日晚上七點多生的，妳呢？」

「我比妳晚一點，我是大概快七點半生的。」葉琍涓沒說的是，她生產時出了一點狀況，醫生說她不宜再生育。

「那我們東旭就是哥哥嘍。」語畢，蘇芝儀朝丈夫伸手抱來兒子，「東旭你看，她是羽鉉妹妹，是不是很漂亮、很可愛？」

兩個小寶寶相互看著對方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似乎很好奇。

「安羽鉉！」護理師喊著，「下一個季東旭請準備。」

「是。」兩位媽媽同時大聲應道。

兩個小寶寶一前一後進診察室做一些基本的檢查，再到另一間診察室給醫生做簡單的問診，接著就是重頭戲—打預防針。

安羽鉉先上，幾秒鐘搞定，不只完全沒掙扎，連一聲哭聲也沒有。

在一旁等待的蘇芝儀看了不禁大讚，「羽鉉好勇敢哦，哪像我們家東……」她話還沒說完，就傳出一聲好大聲的嬰兒哭聲，她登時不好意思的笑笑。

葉琍涓也笑了，她一邊熟稔的幫女兒把包巾包好，一邊說：「哭聲宏亮才好啊，代表東旭很健康。」說完，她瞥了一眼站在診療臺旁手忙腳亂的季修哲，心想，季太太真幸福，每一次遇見她，季先生都陪在她身邊。

看葉琍涓抱起孩子要走了，蘇芝儀忙道：「坐我們的車子一起走吧。」有些事情不用問，用看的就知道了，她每次看到安太太都是一個人，若不是安先生工作太忙，就是她在婆家不受寵。

「不用了，我坐計程車……」

「妳就別推辭了，多一個幫手總是好的。」蘇芝儀微笑著打斷葉琍涓的婉拒，她們雖是萍水相逢，但每一次見面都聊得很愉快，也算是朋友了。

盛情難卻，葉琍涓點頭接受了，「那就麻煩你們了，謝謝。」

送葉琍涓回家的路上，整車都是蘇芝儀和葉琍涓兩個新手媽媽的媽媽經，季修哲完全搭不上腔，

但他老早就注意到安羽鉉不管穿的、用的都是名牌，可見安家的家境應當十分富裕。

直到葉琍涓下車，看見她抱著孩子走進一間相當知名的銀樓裡，季修哲才確定自己的猜想，心中不免有些感慨，「唉，同年同月同日生又如何？不同人還是不同命。」

蘇芝儀收回視線，倒是很知足，「有錢又如何？家庭幸福才最重要，我們走吧。」雖然丈夫只是一名汽車銷售員，但他愛她、愛他們的孩子，這是用再多金錢也買不到的。

說得好！但他不會一輩子只是個汽車銷售員，他會努力讓妻兒過上好日子。季修哲暗暗砥礪自己，而後轉過頭感謝的看了妻子一眼，才踩下油門駛上回家的路。

「芝儀，妳不覺得妳和安太太很有緣嗎，為什麼不跟她做好朋友？」到家前，季修哲好奇一問，他老婆最喜歡交朋友了，但她卻連安太太的電話號碼也沒問，這真的很不像她。

蘇芝儀不是沒這麼想過，只是她總覺得她們之間缺少了點什麼，讓她好交朋友的心遲遲擺盪不起來，「緣分也有分深淺，可能是我們現在的緣分還太淺吧。」她一頓又說：「說不定下次我們再帶東旭到醫院打預防針時，我和她就變成好朋友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季修哲夫妻認為，兩個孩子這次打預防針在同一天，是以只要孩子的身體沒狀況，再相遇便是很自然的事，不料他們卻再也沒有遇到葉琍涓。

時間慢慢的沖淡這段記憶，但他們卻不曾遺忘有個叫安羽鉉的女孩，和他們的兒子同年同月同日生，葉琍涓亦如是.....

第 1 章

六月中，暑氣逼人，下午四點鐘，一所國中的體育館裡，正進行著班際籃球比賽。

「安羽鉉！安羽鉉！安羽鉉！」女生組的冠亞軍賽進入最後倒數五分鐘，在場的學生們幾乎一面倒為安羽鉉加油，尤其是女學生，足見她的球技有多麼精湛，在學校又有多麼受歡迎。

安羽鉉今年十五歲，她是這所國中女籃隊的前任隊長，剪著一頭利落的短髮，身材十分修長，約莫一七二公分，一身訓練有素的肌肉，怎麼看都是個運動健將。

不一會兒，才剛在籃下擦板得到兩分的她，即從前場跑回後場防守，就見她屈膝張開雙手站在前鋒的位置上，眼神專注、指揮若定，那縱橫球場、所向披靡的模樣，教人忍不住跟著她身體裡的籃球魂一同熱血沸騰起來。

「哇，羽鉉好帥哦，羽鉉又投進了！羽鉉妳好棒！我愛妳，羽鉉。」全場的女學生再次大叫，壓過男學生的叫好聲，聽得在一旁熱身準備下一場比賽的季東旭覺得耳朵快聾了。

季東旭今年十五歲，他是這所國中男籃隊的前任隊長，長得十分俊俏，身高一八二，體型精壯。籃球一直是他的生命，若不是他母親經常用言語「激勵」他，他會為了打籃球而荒廢課業。

「東旭，過來，我有好東西給你看。」程齊睿趁班導看比賽看得入神，悄悄摸進正在熱身的班隊裡，把季東旭往無人的角落拉。

程齊睿說好聽點是季東旭最要好的同學，講難聽一點就是小跟班。他戴著眼鏡，身材十分瘦小，一看就知道運動神經殘了，可老天爺是公平的，他的腦力異常發達，沒考進全校前十名就代表這次月考失常，這三年來多虧有他的惡補及抓重點，季東旭的成績才能一直保持在校排前一百名。

「看什麼啦？」季東旭嘴巴上這麼說，但還是跟程齊睿過去了。

一走到無人的角落，程齊睿立刻從書包裡拿出一本畢業紀念冊，快速翻了幾頁，「你看。」他指著一張大頭照，「安羽鉉國小竟然長這樣？」他本來是想等季東旭比賽完再與他分享的，但他實在是忍不住了。

程齊睿會發現這個驚人的祕密，是他上週末去外婆家玩時，表妹突然問起安羽鉉的事，他才知道安羽鉉是表妹的國小同學，而安羽鉉國小和國中差很大，簡直是天與地的差別。

季東旭看著那張美到冒泡的大頭照，眼珠子險些沒掉出來，「她是安羽鉉？怎麼可能！」

「不相信你看名字。」程齊睿接著說：「我表妹說安羽鉉是他們學校公認的籃球公主，不只學校的學生這麼叫她，連老師都會這麼叫她呢。」

「籃球公主？」季東旭怪叫了聲，是籃球王子才對吧？

「是真的啦，我表妹說安羽鉉讀國小的時候一直是長頭髮，除了學校規定的運動服日和練球外，其他時候都是穿裙子、綁公主頭，還說她品學兼優、個性溫柔……」

「她會溫柔？」季東旭聽不下去了，轉頭看向球場上那個出手犀利又帥氣到沒天理的安羽鉉，覺得程齊睿肯定是搞錯人了，「不、不對，這應該是同名同姓，絕對不是同一個人。」

「季東旭，快輪到我們班上場比賽了，你還不快熱身，和程齊睿在那邊鬼鬼祟祟做什麼？」被班導罵了，程齊睿明哲保身的抱著畢業紀念冊快溜，季東旭則非常識相的回到班隊裡繼續熱身。嘩！長長的哨音響起，比賽結束，安羽鉉這一班眾望所歸，以些微的差距擊敗對手，奪得創校以來，女生組第一次的三連霸。

女生組下場，換男生組上場。雖然安羽鉉打敗的是季東旭他們班的女生，但季東旭經過她身邊時，還是很紳士的向她道了一聲恭喜。

安羽鉉怔了下，沒想到季東旭會那麼大方，不過別想她會禮尚往來，因為他接下來要和他們班的男生爭冠軍，「祝你今天手感……」突然響起一陣如雷般的加油聲，蓋過了後面的「大崩壞」三個字。

季東旭看著她，用眼神問著：妳剛剛說什麼？

安羽鉉只回給他一個詭異的微笑，然後就走開了。

兩隊短暫的熱身後，賽事再度開打，加油聲同樣幾乎是一面倒，只不過這次是倒向季東旭。

安羽鉉脖子上掛著一條微濕的毛巾，手上拿著一瓶喝了一半的礦泉水，她才剛走到二樓看臺，自認和她感情最要好的同學何語芯便馬上跑過來請人了。

她拉著安羽鉉往回走，早替兩人佔了一個視野最好的位置，「羽鉉，妳太棒了，我愛妳。」說完，她熱情的抱了安羽鉉一下，才拉著她坐下。

坐在安羽鉉另一邊的女同學見了，立刻說：「我也要抱。」

「等一下。」安羽鉉趕緊出聲制止，「要抱等待會兒回到教室再抱。」給這個抱了，那她後面那一群怎麼辦？她不想自找麻煩。

「羽鉉。」她不依地喊。

見狀，何語芯得意的高高抬起下巴，「我是正宮娘娘，妳們這些嬪妃怎麼能跟我比？」她是羽鉉最死忠的擁護者，當大家都還追在季東旭的屁股後面跑時，她就已經敗倒在羽鉉的運動褲下了。

「何語芯，妳少臭美了，我……」

安羽鉉隨同學鬧去，她專心的看著球場上的季東旭，不得不佩服他出神入化的球技。她知道有很

多同學把她比喻成漫畫《灌籃高手》裡的流川楓，他則是仙道彰，也就是說，他的球技比她厲害，只可惜他們永遠都不可能像流川楓和仙道彰一樣，正式在球場上比一場，否則她就有機會扭轉大家的印象了。

「季東旭！季東旭！季東旭！」

此刻，季東旭正站在罰球線上，接過裁判丟給他的球，拍了幾下之後，瞄準、投出，籃球畫出一個美麗的弧度，最後唰的一聲空心入袋，等第二顆球也罰進後，全場立即一陣歡聲雷動。

「羽鉉，妳看到沒有，季東旭真的太帥了。」何語芯雙手放在左臉頰下方，一臉陶醉的說，似乎已忘記她剛剛說自己是安羽鉉的正宮娘娘的話了。

這麼快就琵琶別抱了？安羽鉉向後望了一圈，幾乎每個女同學都是一副「我就是季太太」的模樣。唉，女生果然是善變的，真的不能把她們給的愛當真。

如同女生組都是看安羽鉉一個人表演一樣，男生組全看季東旭一個人表演，而結果也如大家賽前所預測，季東旭那一班獲得最後的勝利，贏得三連霸。

安羽鉉並沒有把整場比賽看完，她提前幾分鐘離席了，因為她不想人擠人，更不想被女生包圍，說一些會讓她雞皮疙瘩掉滿地的話。

當球賽結束的哨音響起，季東旭仰頭沒看見安羽鉉，不禁有一點失望，他以為她也會向他說一聲恭喜，就算只是唇語也好。

有時候太受歡迎也不太好。安羽鉉躲在教室裡，等全校的學生差不多走光了，她才背起書包回家。夕陽西下，天色漸漸變暗，她走過一間又一間空蕩蕩的教室，突然聽見一陣呻吟聲，她停下腳步抬頭一看，是季東旭的教室。

要進去看看嗎？安羽鉉考慮著。還是算了吧，說不定.....快速切斷腦海裡那個邪惡的念想，她欲跨步走，卻又聽見課桌椅碰撞在一起的聲音，她再次停下腳步。

嗯.....不然偷看一下好了。這麼想著，安羽鉉往後門走過去，試著推開門縫偷看，無奈看了半天連個鬼影子也沒見著。

難不成是聽錯了？她偏頭想了想，最後輕輕的把門再推開一些，探頭往教室裡頭瞧，卻差點被躺在窗戶下靠牆的人影給嚇得撞上門板。

安羽鉉按下心驚，再瞧個仔細，發現那人穿著運動服，她立刻推開門走進教室，想著那人或許需要幫助。

走近蹲下來一看，她不禁有些吃驚，是季東旭！

「季東旭，你死了嗎，季東旭？」她輕喊，見他右眼角腫腫的、左嘴角流血，頭髮衣服也亂七八糟的，看樣子八成是被仇家尋仇了。

聽見呼喚聲，季東旭困難的睜開眼睛，一見是安羽鉉，他不安的心頓時安定了下來，「安羽鉉，幫個忙吧。」

安羽鉉卻說：「誰打你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他當然知道自己被誰打了，只是快畢業了，他不想再生事端，害別人畢不了業。

「為什麼被打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他覺得自己好冤枉，比賽完後，班導開心的說要帶大家去麥當勞慶功，他感覺有點累，想在教室裡休息一下再去，沒想到竟被同年級的一群同學找碴，說什麼他找死，竟敢泡某某的馬子.....那妹子是誰呀，他連聽都沒聽過，真的是圈圈叉叉！

不知道才怪。猜想他不肯多談，安羽鉉便沒再追問。「你走得動嗎？」

「走不動也得走啊。」說著，他不客氣的伸手搭上她的肩，想從地上坐起來。

媽呀，痛死人了！背部一陣吃疼讓季東旭鬆掉了起身的氣力，害得完全沒心理準備的安羽鉉一時支撐不住他的重量，和他一起倒回原位，她的唇就這麼不偏不倚貼上他的。

安羽鉉瞪大眼，楞了三秒才記得要移開。Shit！她的初吻.....她又羞又惱的暗咒，卻故作鎮定地沒移動身體，也沒撥開他緊緊勾住她脖子的手。

他們.....接吻了？季東旭怔忡的看著她，心跳不由得加快，還來不及想到這是他的初吻，就看見她的唇邊紅紅一塊，他下意識伸手想幫她擦去。

見狀，安羽鉉快語的喝止，「你做什麼？」

季東旭指著她的唇，訥訥的說：「有血。」

她本想隨手擦去唇上的血跡，卻臨時改變了主意，「你等一下，我去洗把臉。」說完，她往後推開他勾著她脖子的手，順勢起身就走，也不管他會不會因為自己太粗魯而痛到冒冷汗。

然而，此時此刻的季東旭哪裡還會感覺到痛，他傻傻的盯著天花板，心裡想著：怎麼辦？他親了她，怎麼辦？

女廁的洗手臺前，安羽鉉一次又一次潑水到臉上，命令自己冷靜下來。沒事，不過就一個吻而已，算不了什麼，沒事！她說服自己。

確定唇上已無血漬，安羽鉉吁了口長氣才走回季東旭的教室，打算用最短的時間把他丟進計程車裡，她對他就算是仁至義盡了。

「你的書包在哪裡？」安羽鉉一進教室即問。

季東旭伸手指示方向，她走過去背起他的書包才走回他身邊，「不要壓死我。」受了一次教訓，她這次學乖了，先警告他才蹲下來。

嘖，虧他為那個意外之吻擔心得要命，她竟然一點也不受影響？季東旭輕扯了下嘴角，暗暗笑話著自己，她果然比男生還酷！

既然她表現得那麼無所謂，他當然也不能輸她。季東旭再次不客氣的搭上她的肩，當作剛剛什麼事也沒發生過，這一次在兩人都有不可以再出錯的壓力下，安羽鉉很順利的把他整個人從地上撐起來。

感覺到全身都在痛，季東旭試圖說些什麼來轉移注意力，「為什麼沒有向我說恭喜就走了？」

「你還會欠人恭喜你嗎？」語畢，安羽鉉一手扶著他的手臂，架著他往外走。幸好他的教室在一樓，不然.....感覺肩上一沉，她轉念罵道：「喂，你很重耶，不要把重量都壓在我身上啦。」

這個沒同情心又老愛裝酷的傢伙，真的是.....突然想起程齊睿賽前跟他說的話和照片，季東旭登時放棄了繼續與她比拚的念頭。雖然很難相信，但應該就是同一個人沒錯。

望著她桀驁不馴又清麗的側臉，季東旭愈來愈想看見在她酷酷的外表下，藏著怎樣一顆溫柔的心。

「喂，季東旭，我叫你別.....」

不待她把話說完，季東旭誇張的喊疼，「我很痛、很痛、很痛、很痛.....」

「好啦、好啦，知道了啦。」安羽鉉很不情願的用另一隻手扶住他的腰，「這樣咧，有沒有好一點？」

「嗯，好多了。」他暗自得意的笑。嗯，還不賴，這是她獨有的酷酷的溫柔，他要一個人永遠獨享。

又走了會兒，兩人終於走出校門口，安羽鉉立時替他攔了一輛計程車，「再見。」
見她要丟包，季東旭立刻再裝可憐，「不會吧，你就這樣丟下我不管了？我家在十二樓耶。」
可惡，這個得寸進尺的傢伙，早知道就不要幫他了。安羽鉉狠瞪著他，再也忍不住心中的不爽，大罵出口，「你這個人真的很賤耶。」罵完，非常不情願的替他拉開計程車門，送他回家。
二十分鐘後，坐在客廳看電視的蘇芝儀，看見兒子一身傷的被同學扶回來，立刻叫道：「季東旭，你怎麼又和人家打架了？」

「媽，我哪有又和人家打架？」他大聲抗議，扶著安羽鉉痛苦的坐到沙發上。
不理會兒子的抗議，蘇芝儀感謝的望著好心送兒子回來的同學，沒意外地和許多第一次見到安羽鉉的人一樣，把她當成一個清秀的男生，「同學，謝謝你送東旭回來，你還沒吃飯對吧？你先坐，我馬上去準備。」

「不用了，我要回去了。」安羽鉉婉拒。

「你怕你爸媽擔心是不是？沒關係，你可以先打個電話回家。」說完，蘇芝儀快快拿來無線電話遞上。

安羽鉉搖搖頭，「真的不用了。」話落，她點個頭致意後，轉身就走。

「喂，安羽鉉，我媽叫你留下來吃飯，妳……」他話未完，大門已經關上。

「東旭，你這個同學長得好秀氣，比女生還漂亮耶。」蘇芝儀新奇的說著。

季東旭翻個白眼，「她本來就是個女生好嗎？」是說，在今天以前，他也常常會忘記她是個女生就是了。

「她是女生？」蘇芝儀叫了聲，「那她幹麼把自己弄得像個男孩子似的？」

「妳不知道現在有很多女生都比男生帥氣的嗎？」

「是哦？」她還真的不知道，「對了，你剛剛叫她安什麼？」

「安羽鉉，羽毛的羽、金玄鉉。」

「好特別的名字……」咦？安太太的女兒不就叫做安羽鉉嗎？想到這，蘇芝儀急急的再追問：「她是不是和你同年同月同日生？」

季東旭怔了下，「媽怎麼知道？」他也是去年過生日時聽一位女同學講起，才知道他和安羽鉉是同一天出生。

八九不離十了，蘇芝儀立刻交代兒子，「你明天去跟她說媽請她來家裡吃飯，如果她不來，媽就親自到學校去請她。」

「媽，妳又想搞什麼鬼？」

「到時候你就知道了。」蘇芝儀神祕一笑，但注意到兒子的傷，臉上的笑容立刻消失，「你明天有辦法去學校上課嗎？」

「全身都痛，可能得請假幾天。」

「沒用的傢伙，竟然連架都打不贏？」男孩子不會打架，說出去不笑死人。

「他們五、六個人打我一個，我怎麼打得贏？」季東旭不服氣的回道，他沒被打到斷手斷腳就不錯了。

「藉口。」蘇芝儀一逮到機會就翻舊帳，「沒本事就沒本事，叫你去學跆拳道、空手道、武術什麼的你不要，偏偏要去打什麼籃球，現在可好了，只能當沙包。」

「媽，我沒有妳說的那麼爛好不好？」

「隨便你怎麼講啦，我看你以後怎麼保護你的女朋友。」說完，她腳跟一旋，為兒子熱冷掉的飯菜去了。

季東旭撇撇嘴，「哼，女生最麻煩了，我才不要交什麼女朋友呢。」

不料，他才剛剛嫌棄完畢，腦海裡驀地跳出安羽鉉被人調戲，而他卻被人打趴在地上，只能眼睜睜的看她被欺負的畫面，他立刻翻供，發誓高中三年他要打遍天下無敵手，讓父母再也不能嘲笑他！

三日後，天氣依然熱到令人頭發昏。

「安羽鉉！」第六節下課，季東旭站在她教室的後門，朝坐在最後一排的她勾了勾食指。他在叫小狗嗎？安羽鉉懶得理他，繼續低頭看書。

「妳不出來，我就站在這裡講了哦。」季東旭恐嚇。

不想被同學看笑話，安羽鉉非常不甘願的走出教室，而後靠在牆邊，沒好氣問：「幹麼啦？」

「我媽請妳今晚七點來我家吃飯。」他在家裡休息了三天，今早要出門上學時，他媽還千交代萬交代要他別忘記約她回家吃晚飯。

「不要。」

「我媽說妳不去，她就親自過來請妳。」

都是這個賤人類害的！安羽鉉怒瞪著他，沒說話。

「我放學來接妳？」

「我自己會去。」說完，不再理會他，進教室去了。

「我會在校門口等妳。」季東旭對著她的背影喊，完畢之後才快意的離開。

上完最後一堂課，安羽鉉先回家一趟，快七點才來季家赴約。

早等著她到來的蘇芝儀，熱情的招呼她，「羽鉉，快進來，再五分鐘就開飯了，妳隨便坐啊。」說完，她再進去廚房忙了，完全不把安羽鉉當成外人看待。

「為什麼沒等我就自己先走了？」坐在客廳等她的季東旭不開心的問，他在校門口等了她足足一個小時，後來跑去教室找她才知道她就早走了。

「我有和你約好嗎？」

「我說了我會在校門口等妳。」

「是嗎？我沒聽見。」

見她又端出那副不鳥人的酷樣子，季東旭當下脫口而出，「妳是女生嗎，那麼彆扭？」

安羽鉉冷冷的瞪著他，雖然看起來很不像，但是很抱歉，她就是女生。

慢半拍發現自己失言了，季東旭頓時尷尬得不知該說些什麼話好。

「好了、好了，開飯了，你們可以過來了。」蘇芝儀揚聲喊道，把最後一道菜放到餐桌上。

「去吃飯了。」季東旭站起來，軟下語氣示好，見安羽鉉坐著不動，他索性走過去牽起她，然後將她往餐廳拉。

「羽鉉，都是一些家常菜，妳不要嫌棄啊。」說著，蘇芝儀拉開一張椅子，「來，妳坐這裡。」

「謝謝季媽媽。」安羽鉉致謝，在蘇芝儀指定的位子坐下。

這一張四方桌說大不大、說小不小，坐四個人剛好。

「羽鉉，我可以請問妳一個問題嗎？」等不及丈夫回來，蘇芝儀憋不住地開口問了，見安羽鉉點頭，她再道：「妳媽媽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媽媽的名字？」

見安羽鉉有所遲疑，蘇芝趕緊解釋，「妳別誤會，我沒有惡意，我只是想確定一件事情。」

安羽鉉這才放下心防，回答她的問話，「我媽叫葉琍涓。」

「真的是安太太？」蘇芝儀驚喜的叫道。

這時，季家男主人回來了。

「抱歉、抱歉，我遲到了，公司有點事情耽擱了。」季修哲致歉著往餐廳走，見妻子開心的朝自己猛點頭，他立刻大喜過望的望向安羽鉉。

安羽鉉早在聽見季修哲的聲音，便禮貌的站起來等著問候他了，「季爸爸好。」

「羽鉉？妳長這麼大了，我上次看到妳的時候，妳才這麼小一個。」季修哲一邊說一邊比劃著，「帥！真是個帥小子，和東旭當兄弟剛好。」

「老公！」蘇芝儀連忙喊，再用眼神暗示。

「哦，抱歉、抱歉，一時太開心說錯話了。」季修哲趕忙改口，「漂亮，羽鉉真是個漂亮的小美女，未來給東旭當新娘子正好。」這世上的緣分就是這麼奇妙，誰曉得在十多年後，羽鉉會因為救了東旭，與他們家再續前緣呢？

「爸！」見安羽鉉窘到臉都紅了，季東旭快快繞過桌子緊緊攬住她的肩頭，化解她的困窘，「我和羽鉉是哥兒們、哥兒們。」

「對對對，是哥兒們，爸爸又說錯話了，你們兩個是哥兒們、好哥兒們。」

為免丈夫再說錯話，蘇芝儀趕忙搶回發言權，「好了好了，都快坐下來吃飯吧，飯菜要涼了。」

四人各自在自己的位子坐下，然而，季修哲才拿起筷子夾了些青菜到碗裡，又忍不住興奮的說：

「想當年，你們都還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……」

故事裡的兩個小主角一邊吃飯一邊聽著他說故事，這才明白，原來他們有那一段他們不知道的過去。

說完了故事，季修哲接著關心道：「羽鉉，妳媽媽後來為妳生了幾個弟弟和妹妹？」見安羽鉉的臉色突然變得很難看，他忙不迭地再轉個話題，「我工作太忙了，妳以後要常常來我們家玩，這樣東旭就不會無聊到整天到處亂跑惹禍了。」

「爸，我哪有整天惹禍？」

「你前幾天才跟人打架，而且還打輸了不是嗎？」

「爸，你和媽真的很瞧不起我耶。」季東旭跳腳，「沒關係，給我三年，我保證再也沒有人動得了我。」和羽鉉。他暗暗在心底加上三個字。

「講得真好聽。」蘇芝儀不客氣的扯兒子後腿，「你以為學武很容易嗎？三年就想出師，我看你還是抱著籃球作你 NBA 大前鋒的美夢吧。」

「媽，妳不要以為我做不到哦。」

「是是是，你最厲害，想做什麼都會成功。」她再落井下石，「就會膨風，都不怕被羽鉉聽見笑你。」

安羽鉉真的笑了，但不是笑季東旭作春秋大夢，而是笑他的孩子氣。

天啊，好美，認識她兩年多，他幾時看過她笑得如此嬌俏？季東旭看直了眼，覺得心臟快跳出來了。好，決定了，他們就暫時先做哥兒們，等到他十八歲，有信心可以完全保護她的時候就向她告白！對，就這麼辦！

季東旭說做就做，「安羽鉉。」他指了指兩人，「哥兒們就是要挺對方到底。」

安羽鉉斂下笑容，想了想才不置可否的說道：「我的體力不錯、按摩功夫不錯、急救技巧也不錯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話。」

「好，這是妳說的，等我加入高中社團，妳就來當我的助手。」季東旭朝她伸出手，「一言為定？」他確定他們會讀同一所高中？安羽鉉暗笑著伸出手，「一言為定。」

這一頓晚餐，就這樣在嬉鬧中快樂的吃完。

「東旭，你送羽鉉回家。」蘇芝儀狀似不經意的說，實則別有目的。收到母親的命令，季東旭立刻起身回房換件得體一點的外出服。

「季媽媽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」

「這怎麼行？妳是女生，走夜路很危險。」

大白天都沒幾個人認出她是女生，更何況是晚上？安羽鉉心想著，但還來不及再出言婉拒，季東旭已換好衣服回來了。

他自然的搭上她的肩，「媽，那我們走嘍。」

「好，騎車小心一點，記得要向羽鉉的媽媽問好哦。」蘇芝儀交代，朝兒子使了下眼色。

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語畢，他推著安羽鉉往門口走，「我的腳踏車停在地下室，妳家在哪裡？我……」安羽鉉家位在一棟老公寓的四樓，距離季家並不遠，騎腳踏車大約五分鐘就到了。

「季東旭，你說你叫季東旭？」上樓打招呼後，葉琍涓萬分驚喜的看著眼前的大男孩，他該不會就是那個和女兒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男孩吧？

就像他的父母記得羽鉉一樣，安媽媽也還記得他。季東旭不再遲疑，笑著回道：「對，我媽叫蘇芝儀，她特別交代要我向您問好。」

確定他真的是故人之子，葉琍涓忍不住喜上眉梢，抓著他的臂膀上上下下的看著他，「東旭，你長這麼大了？帥，真是個大帥哥。」

「安媽媽……」

「你還是叫我葉阿姨吧。」葉琍涓截下他的話，她已經不做安太太很久了。

讓季東旭上樓來向母親問好已是安羽鉉的底限，她適時的下逐客令，「好了，你已經把我送到家，也向我媽問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」

「羽鉉。」葉琍涓責備地喊。

「沒關係，葉阿姨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再見。」

「再見。」葉琍涓送他到門口，「東旭，有空再來玩哦。」

「好。」季東旭慢慢的步下樓去，心裡想著，看樣子，羽鉉的爸媽好像離婚了？

臨走前再把安羽鉉家的地址看個仔細，然後牢牢的記在心裡，他才騎著腳踏車回家。

幾日後，蘇芝儀依著兒子給的地址尋來。十數年不見，兩個媽媽相見歡，坐下來一談才知道原來她們從未忘記過對方，還一直很期待再遇見彼此，而今她們已是四十歲的中年婦人，許多事情也有所轉變。

葉琍涓三年前離婚，半毛贍養費也沒拿，女兒的監護權歸她，前夫安敬綸還算有點良心，每個月會固定匯一筆生活費給她們母女，說是會供到安羽鉉大學畢業，她就這樣一手拖著一只皮箱、一手牽著女兒離開安家，然後用私房錢租了這間公寓，母女倆相依為命到現在。

蘇芝儀則不只家庭仍然幸福美滿，季修哲更是步步高陞，目前他已是經理了，待時機成熟便能自

立門戶，開創自己的事業。

緣來需把握，緣盡莫強求。蘇芝儀一直稟承著這樣不伎不求的信念過日子，而她始終相信她和葉琍涓的緣分不是太淺，只是不夠深，但從今天開始不一樣了，因為那兩個孩子已找到彼此，這是天注定的良緣，再也沒有人可以將他們分開……

第 2 章

她不應該賭那麼大的！安羽鉉後悔莫及，萬萬沒想到她會那麼倒楣，竟然真的和季東旭考取同一所高中。

話雖如此，但此刻坐在練習場邊，看著為即將來臨的全國跆拳道錦標賽加緊練習的季東旭，她不得不佩服他過人的決心與毅力。

兩年又十個月前，他跨下海口說要習武，且三年就要出師，她不知道他算不算出師了，但在他這個量級的全國比賽中，他只差全國錦標賽這面金牌還沒入袋，應該也相去不遠了吧。

說來說去還是他太不甘寂寞又太愛現，說什麼想了很久還是跆拳道最適合他，明明就是除了棒球、籃球，國內這項體育競技堪稱最為熱門，不只學習、觀賞的人口較多，體育臺也比較愛轉播。他現在可紅了，才學兩年多就踢趴了一票學了十幾年的高手，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哪個不把他捧在手心上供著、疼著，更別說他三不五時還可以到男籃校隊當救火員，全校哪個女生不崇拜他、不迷戀他，還不停的寫情書要她轉交。

可憐了她這個小助手，不只得當他的郵差、陪練員，還得成天背著他的護具袋、補給品，跟在他屁股後面到處跑，又為了替他消除疲勞、放鬆肌肉，特意去學一套正規的按摩，也幫助他克制口腹之慾維持體重，若是他少爺一個不小心吃太爽體重超標，她就得陪他跑馬拉松減重。

「羽鉉，水。」

主子下命令了，安羽鉉趕緊丟掉滿腹怨言，抓起身旁的水瓶遞上前去，再拿毛巾為他擦拭滿臉的汗水。

「安學姊，妳救救我們吧。」一群被季東旭抓來當練習對手的學弟們躺得躺、趴得趴、倒得倒，全都癱在練習場上，抓著她這條救命繩索苦苦哀求。

拜託，她比他們可憐好不好？想是這麼想，但安羽鉉還是開口為他們求情了，「你也不要練習得太過度，受傷了怎麼辦？」

「所以妳要陪我去跑操場？」離他報名的量級還有一公斤要減。

有救了，學弟們一個個火速爬到安羽鉉身邊，緊緊抓著她的褲角，可憐兮兮的呼喊著，「安學姊……」安羽鉉好想一腳踢開他們，但她忍住了，「護具拿下來，去換道服，我在外面等你。」

「耶！」本來快被操死的學弟們，登時精神抖擻的從地上跳起來，一溜煙沒了蹤影。

「又連句謝謝都不說就閃了，這群沒禮貌的傢伙。」安羽鉉輕啐，一一接過季東旭脫下來的護具。

「每次都被騙，妳怎麼那麼笨？」兩年多過去，季東旭更顯英俊挺拔，不只又長高了六公分，身形也不似國中打籃球時那般壯碩，因為練跆拳道與刻意控制體重的關係，肌肉更結實、身材也更勻稱了。

安羽鉉抬眸瞪他，「我是可憐他們好不好？」她一分都沒有再長，害她現在站在他身邊時，得

高高抬起下巴才能看見他的臉。

「好，妳說什麼都好，我去換道服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須臾，偌大的操場上就見兩人一同慢跑的身影。

國三……不，正確來說應該是安羽鉉高一那年暑假，她的生命第二度大轉彎，籃球依然是她的最愛，但已不是她生活的重心，為了專心當季東旭的助手，她退出女籃校隊。這麼說其實有一點在安慰自己，真正的原因是她不夠高又太瘦，就算她球技堪稱精湛，也很難完全彌補這個缺憾。

「在想什麼，都不說話？」季東旭問，打斷了安羽鉉的神遊。

「跑步說什麼話？」才說完，她就想起一件事得向他報告一下，「語芯下個星期生日，她叫我把星期六空出來給她。」也就是說，她星期六得休息，沒空陪他練習。

升了高中之後，同學們各奔東西，而何語芯被父母強制押去讀女子私校。

不能再與安羽鉉繼續做同學，何語芯說有多怨就有多怨，而以安羽鉉被動的個性，若不是何語芯沒放棄兩人的友情，經常主動聯繫她，她倆的感情也無法延續下去。

「正好，我星期六也放風一下，我會約齊睿。」他一如往常地回道。

國中畢業兩年多，程齊睿依然是季東旭的惡補小老師。成績向來優異的他，順利考上第一名的高中，他未來的志向是成為第二個臉書創辦人。

像程齊睿這樣的良師益友，生怕兒子會沉迷跆拳道而荒廢課業的蘇芝儀怎能不緊緊抓住，進而把他當成自己的兒子多加疼愛。

「語芯說你不可以跟。」她們要兩人世界。

季東旭才不管何語芯說什麼，逕自道：「再跑一圈就回家。」

安羽鉉對學測的成績不滿意，所以她正準備七月的指考，因此他不想佔用她太多的時間。

「跑回家？」

還是她了解他，季東旭笑笑，「妳可以坐公車。」

「呔！」

幾分鐘後，操場上已不見兩人慢跑的身影。

再半個小時後，他們一前一後跑進季家，蘇芝儀立刻捏著鼻子叫道：「臭死了、臭死了，你就不能在學校沖個澡再回來嗎？」

「沖了也沒用，我今天是跑回來的。」季東旭皮皮地笑說，邊收操邊將背上的護具袋放下來交給安羽鉉。

安羽鉉一如往常向蘇芝儀點頭問好後，接過護具袋往後陽臺走，她得用濕布將沾在護具上的汗漬擦乾淨，再把護具和護具袋一一吊起來吹風，明天要用時才不會臭到薰死人。

「你又拖羽鉉陪你跑回來？」蘇芝儀伸手想打兒子，但見他全身都是汗只得收手，「以後羽鉉要是後頭跟著一群兔子，都是你害的。」

蘇芝儀怕安羽鉉長蘿蔔腿，但季東旭卻一點兒也不擔心，「反正她每天都穿長褲，沒關係啦。我要去洗澡了。」

什麼沒關係？這個自私鬼！蘇芝儀暗罵，升起了再搬家的念頭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安羽鉉終於在後陽臺忙完走回客廳，「季媽媽，那我回去了。」

「好，妳也快回去洗澡，辛苦妳了。」

安羽鉉家就在季家的對門，她們母女是在她高一放暑假那時，被蘇芝儀半勸半拐的誘騙搬來這棟才剛蓋好三年的新大樓，安羽鉉這才知道原來蘇芝儀是投資高手，專門以房養房，而季修哲賺的錢愈多，她手上的房產就愈多，別看她整天閒閒的像個無聊的家庭主婦，她每一次轉手交易，淨利都在七位數以上。

二十分鐘後，季東旭洗好澡出來了，他很習慣的往隔壁走。

「東旭。」蘇芝儀喊住他。

「幹麼啦？」他急著去找助手按摩。

「羽鉉複習得怎麼樣？」她不好直接問安羽鉉，只好拐個彎問兒子。

「安啦，羽鉉哪一次讓妳失望了？」

說到這，蘇芝儀就不能不怪責兒子，「都是你啦，要不是為了做你的助手，羽鉉也不用讀書讀得這麼辛苦。」

又是這種錯誤的解讀！季東旭索性坐下來跟母親一次說清楚，「媽，羽鉉國小會加入籃球隊是因為她佔了身高的優勢，後來她爸媽無預警離婚，她一肚子氣沒地方出，又正好處於叛逆期才會更寄情於籃球。」

他頓了會又說：「是，她的運動能力是很強，但我們女籃校隊的隊員哪一個不強，而她卻是最矮的，妳覺得她能靠籃球保送到她想讀的大學嗎？」這是很現實的問題，所以當她說要退出女籃時，他是完全支持，畢竟她無意朝職業球員發展，早早轉換跑道才是明智之舉。

蘇芝儀有些訝異兒子竟然會對安羽鉉的心情有這麼深刻的理解，「既然你都知道，你還成天絆著她，浪費她的時間。」

雖然嘴巴上這麼說，但她心裡明白實情與兒子知道的有很大的出入，羽鉉父母離婚並不是突然，而是早在她三歲時他們夫妻就說好了。因為琍涓不宜再生育，偏偏羽鉉的爸爸又是獨子，所以琍涓同意他在外面另組家庭，等羽鉉國小畢業，她願意無條件離婚。

離婚後，羽鉉的爸爸只負責給錢，只有在羽鉉的爺爺奶奶想念羽鉉時，才會打電話給琍涓，說他的父母要帶女兒出去玩，待下一次羽鉉再與爺爺奶奶出遊回來時，羽鉉就會帶回一堆他們祖孫三人上次一同出遊的照片。

這事說來也挺可笑的，她當年會和琍涓斷了聯絡，是因為羽鉉的奶奶寵愛羽鉉，為她找了個聽說是北市最厲害的小兒科醫生，琍涓才會沒再帶她去原來那間醫院，可最後的結果呢？

在爺爺、奶奶眼裡，孫子永遠比孫女值錢，琍涓母女都還沒走出安興銀樓的門口呢，羽鉉的爸爸就帶著外面的女人和兩個兒子回來了，才十二歲的羽鉉見了，怎能不心性大變？

不了解內情又年紀尚輕的季東旭，當然只會就著自己眼前的事實說話，「話可不能這樣說，當初是羽鉉答應當我的助手，我們還打過手印，她當然得說到做到。」

蘇芝儀可不這麼認為，「哼，還說你們是好哥兒們，就羽鉉挺你到底？」

「再過幾天就比賽了，之後我會陪她好好用功讀書啦。」他站起來，「不說了，我要去找羽鉉按摩了。」

這個自私鬼，就只會利用羽鉉！蘇芝儀氣極，這教她怎麼能不多疼羽鉉一點嘛！她速速拿起電話，請房仲幫她留意幾所大學附近的房子，愈近愈好。

按門鈴都省了，季東旭一路自動自發的走到安羽鉉房間，然後爬到她床上趴好。

拿毛巾擦著濕頭髮從浴室走出來的安羽鉉，沒意外又被這個魔神仔嚇了一大跳，「季東旭，你沒

有手敲門哦？」每次都這樣，害她都不敢在自己的房間裡換衣服，就怕被這個冒失鬼撞見什麼。累到不想動的季東旭懶懶地回了句，「敲什麼門哪，我又不是沒看過。」

「你胡說什麼你！」她作勢拿毛巾丟他。

季東旭勉強翻個身，用手撐著頭，「好啦好啦，改一下，我又不是沒摸過。」

「季東旭！」安羽鉉吼人的同時，一條毛巾非常準確的砸在他臉上。

啊，真香，還是薰衣草的味道。季東旭聞了好一會兒，才把臉上的毛巾撥掉，「本來就是，我們都睡在一起不知道幾次了，妳從頭到腳哪一個地方沒被我摸過？」睡相那麼差，怪他哦？

「你還好意思講？每次你來我家按摩都給我睡著，才會害我一次又一次的等你起床等到不小心睡著，你……」

「好啦好啦，快點啦，我痛了。」季東旭打斷她的碎碎唸，自動再呈大字形趴好。

臭嘴巴，什麼我痛了？安羽鉉氣不過的走過去重捶他的手臂以示小懲。

完全不痛不癢，但季東旭卻哀叫了好大一聲，「哎喲。」

有夠愛裝，這個賤人類，真的是會被他氣死耶。安羽鉉沒好氣問：「哪裡痛啦？」

「妳看得到的都痛啊。」又是可憐兮兮的聲音。

安羽鉉很認命的開始為他按摩，同時報告，「我今天又收到幾封給你的情書。」

享受著助手貼心的服務，季東旭舒服的輕應了聲，「嗯。」

「怎麼辦？」

「妳以前怎麼辦就怎麼辦。」對於被女生倒追這件事，他早麻痺了，更何況他早已鎖定目標，自是她們怎麼來就怎麼去嘍。

他說得倒輕鬆！早處理他的桃花處理到很厭煩的安羽鉉，沒好氣地再說：「說我是你的女朋友不夠力啦，換個夠力一點的，最好能一把火把你那片桃花林瞬間燒光光。」

「那就說妳是我的未婚妻吧。」

一聽，她火大的加重了力道。這個賤人類，他不要名節，她還要名節呢！

「對對對，就是那裡、就是那裡！啊，真舒服。」

安羽鉉當場被他氣到沒力，「你認真一點啦，你不知道女生很麻煩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嗯什麼嗯，你快點想辦法啦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還嗯？」

沉穩的呼吸聲傳來，這下子連嗯都沒有了，安羽鉉不敢相信他竟然這麼快就睡著了，可見他有多累……下一秒，她的心軟了下來。

她也是運動員，知道他練習跆拳道有多辛苦，控制體重又有多辛苦，於是她細細的為他按摩著，一點兒也不敢馬虎，因為這是她唯一能為他做的，也是她感謝季修哲夫妻照顧她們母女的一種方法。

雖然她父親每個月都有給她們母女生活費，但扣掉房租和一些基本開銷後，也沒剩下多少了。

她母親並沒有一技之長，頂多就是金銀珠寶看多了，有一些基本的鑑賞力，再來就是向店裡的師傅學來一些做飾品的技巧，而這些並不足以讓母親找到好工作，更何況母親還要照料她，就更難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了。

但自從季媽媽要她們搬來這邊與她作伴，又鼓勵母親去學習珠寶設計，她們的生活就漸漸變得寬裕、豐富起來，母親的人生有了新的夢想可以追求，這一切都是季媽媽和季爸爸賜給她們母女的，她無以為報，只能做所有她能為他們做到的事。

眼下，離她最近的就是做季東旭的助手，再來就是季爸爸曾經無意間提起，等他開公司，希望她能到他的公司幫忙，因此她必須考上最好的大學，將來當個得力助手。

按摩完畢，安羽鉉為季東旭拉來一件涼被蓋上，才四月，天氣還很涼爽，但他怕熱，所以她把循環電扇打開，讓他可以睡得更舒適一些。

忙完了他的事情，她終於有時間和心思忙自己的事，她先把書桌的燈打開，再關掉房裡的燈，然後坐到書桌前溫書。不久，聽見他的打呼聲，她忍不住翻白眼暗罵他好吵，完全沒發覺此刻的她感覺異常安心。

幾個小時後，房門再度被悄悄的打開，確定房裡的兩個年輕人都睡著了，兩位媽媽才敢大口呼吸與說話。

「看看、看看，這兩個人的感情都好成這樣了，怎麼還沒開始談戀愛呢？」蘇芝儀說，不明白他們怎麼可以常常抱在一起睡覺，然後都不出事。

「就是說啊，兩個人從早到晚黏在一起，怎麼還沒擦出愛情的火花呢？」葉琍涓也很納悶。

「雖然我不介意明年當奶奶，但十九歲就當爸媽還太早，等大學畢業也不遲，親家母妳說是不是？」

「是啊、是啊，兩個人都還那麼年輕，是應該多享受一下兩人世界。」

「所以咱們還是一樣別催他們了，繼續當作什麼也不知道、什麼也沒看見。」

「嗯，贊成。」

兩位媽媽一達成共識，隨即悄悄的關起房門，接著一如過去六百多個日子，像沒事人般各自散開。全國跆拳道錦標賽終於開賽，季東旭很順利的過五關斬六將，直達冠軍戰。

「東旭，聽說你這次的對手魏大同手腳很髒，你要小心一點。」安羽鉉不放心的再次提醒他，不知道為什麼她有股很不好的預感，好似這一場冠軍賽會令他受重傷。

難得看她這麼緊張，季東旭就不和她鬥嘴了，「知道了。」

安羽鉉轉向一旁的指導教練林育申，「林教練，看苗頭不對要立刻向裁判抗議哦。」

林育申拍拍胸脯，「好，沒問題，包在我身上。」這是他第一次在全國錦標賽的冠軍賽受命上場當指導教練，因此超級興奮。

安羽鉉愈看他愈不可靠，偏偏最有經驗的總教練李順清又被驟死賽耽擱了趕不過來，她再道：「林教練，如果魏大同的手腳真的太髒了，丟白毛巾也沒關係，知道嗎？」

「羽鉉！」季東旭不苟同的斥喝，無論對手使出什麼骯髒的招數，他絕不投降。

「是啊，羽鉉，都到冠軍戰了，怎麼可以棄權？」林育申附和。

「冠軍算什麼，東旭的生命安全才最重要。」跆拳道場上不是沒發生過要命的意外，就為了得到一面金牌，不值得！

「羽鉉，妳先離開，我要準備一下。」季東旭故意支開她，以免林育申被她說服了。

安羽鉉這才不甘願回到二樓的看臺，「季爸爸、季媽媽、媽，東旭的比賽快開始了。」

「老公，我的心臟快受不了了。」蘇芝儀緊張的一手緊緊抓著丈夫，一手抓著葉琍涓，她不是沒到比賽現場為兒子加油過，但這次場面最浩大，再加上她之前看到好幾位選手受傷被抬下場，這

才深刻感受到跆拳道是多麼危險的運動。

「芝儀，妳怎麼會答應讓東旭參加這種比賽？」葉琍涓滿臉驚恐的說，緊緊反握住她的手，「妳看看、妳看看，那個場地又有一位選手躺在地上爬不起來了……芝儀，我看還是叫東旭別比了，這種比賽太恐怖了。」

「可以嗎？可以不要比嗎？」蘇芝儀慌張的問安羽鉉，她可是只有這麼一個兒子，沒了就沒了呀。安羽鉉搖搖頭，「東旭不會放棄的。」

「上場了、上場了，東旭上場了。」葉琍涓叫道，指著正走上場的季東旭。她膽子小，所以之前一直不敢來看季東旭比賽，這次因為是他高中最後一次又是全國性的大賽，她才硬著頭皮來為他加油的。

「芝儀、芝儀，是我看錯了嗎，怎麼這個選手比東旭還要高啊？」

「沒錯、沒錯，他是比東旭還要高，怎麼會這樣，剛剛和東旭比的那幾個都和他差不多高，再不然就比東旭矮一些，怎麼這個高那麼多啊？」

「他應該是故意降體重來打這個量級。」安羽鉉判斷道，這是跆拳道選手常會做的事，為了拿到獎牌，降兩個量級參賽也是很平常的事。

原本很冷靜的季修哲在看到兒子的對手，又聽見安羽鉉說的話後，開始感到不安。不妙，這位選手奪牌的野心相當濃厚，出手一定會很重，說不定還會技巧性犯規……

季修哲才正想著，就見魏大同像是不小心踢到季東旭的胯下，立刻被裁判舉了一張黃牌，記了一次警告。

魏大同的實力堅強又佔了身高優勢，比賽一開始季東旭就陷入苦戰，第一回合結束，雙方零比零，休息一分鐘後兩人再度上場，第二回合兩位選手都很積極的進攻，也因為雙方都急著進攻而疏於防守，所以兩人得分多、失分也多，最終以五比五平手收場。

關鍵的第三回合，一開局沒幾秒鐘，季東旭抓住魏大同一個大空檔出腳，得到有效的一分，再度獲得領先，此後，他的攻勢漸漸轉為保守，這是戰術的運用，並不是怯戰。

觀戰到這，安羽鉉自信滿滿的說：「東旭贏了。」

「贏了嗎？」蘇芝儀還搞不清楚狀況，「不是還沒比完嗎？」

「像他這樣子刻意降體重的選手，體力是一個大問題，他若是沒在前兩回合大幅度勝……抗議！」安羽鉉突然神色丕變地站起來大喊，「林教練，抗議！他出奧步，向裁判抗議啦，林教練！」無奈距離太遙遠，現場又太吵雜，林育申根本聽不見，但他看見魏大同出奧步了嗎？他看見了，可裁判沒抓到，也或許是裁判認為還不到舉牌的程度，季東旭又一直維持領先，時間也沒剩多少，他也就沒抗議了。

倒數十秒，也不知道是魏大同看自己要輸了太心急還是怎麼樣，突然一拳重重的朝季東旭臉上搥過去，季東旭就這樣往後筆直的倒下，然後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。

「東旭！」安羽鉉大喊，忙不迭地往樓下衝，直直奔向他身旁。

「他昏迷了，快！擔架，送醫院！」主審裁判大聲說。

可惡！安羽鉉含淚走向明顯被自己惡意犯規嚇到的魏大同，「你這個混帳王八蛋！」罵完，她毫不留情的也給他臉上一拳。

見安羽鉉把魏大同打到流鼻血了，學弟們趕緊衝過去架開她，就怕魏大同又失心瘋一腳把她踢飛，「安學姊，妳別衝動啊！」

學姊？她是女生？魏大同難以置信的看著眼前怎麼看都像個男生的安羽鉉，莫名的心跳加快。

「羽鉉。」慢一步趕來的季修哲沉聲喊道：「走吧。」

安羽鉉再狠狠的瞪了魏大同一眼，才隨著季修哲夫妻與母親趕往醫院。

經過急診醫生診治，確認季東旭只是輕微腦震盪，並沒有什麼大礙，但家屬若是不放心的話，可以讓病患住院多觀察幾天。

「我又沒怎樣，妳哭什麼？」單人病房裡，轉醒的季東旭笑罵著坐在病床旁，眼眶含著淚水的安羽鉉。

「我哪有哭？」安羽鉉死不承認，一想到他被擊倒的畫面，她就覺得自己的心臟要停擺了。

季東旭此刻還不宜亂動，他伸長手將她勾進自己的胳膊窩裡，「悶著妳，看妳還哭不哭得出來！」安羽鉉一隻手橫過他的胸膛，緊緊扣住他，「不要再這樣嚇我了。」他倒下的那一刻，她這才發現自己有多麼害怕失去他。

季東旭卻說：「雖然這個冠軍贏得有點糗，但總比沒有好。」他書是唸得還不錯，但要考上最高學府，除非奇蹟出現，所以這一面金牌他非拿到不可，因為這一面金牌不只可以保證他能和她上同一所大學，還是.....

一聽，安羽鉉又想搥他了，「放開我啦。」

季東旭才剛剛放開她，蘇芝儀就提著一袋熱食走進病房來，後頭跟著提著一袋水果的葉琍涓。

見兒子醒了，蘇芝儀立刻拉下臉來說：「季東旭，你要是敢再這麼嚇我，我就剝了你的皮。」她剛剛被他嚇到一口氣差點沒喘過來，幸好他沒事。

「東旭。」葉琍涓放下手上的袋子，不捨的輕撫著他的臉，「沒事吧？」

「我沒事，葉阿姨。」

「不要再比賽了，太危險了。」她擔心的又說：「你要有個萬一，教我們家羽鉉怎麼辦？」

「媽！」安羽鉉受不了的大喊，媽每次都愛這樣亂說，害她很難做人耶。

「我又沒說錯。」葉琍涓無辜的望向蘇芝儀，「芝儀妳說，剛剛是不是羽鉉哭得最兇？不只哦，還打人了。」

「對呀。」蘇芝儀邊說邊把袋裡的熱食拿出來，「只可惜那個選手太耐打了，羽鉉可能得再多打幾拳才能打昏他，不過，我看他好像有流鼻血。」

「安羽鉉，沒想到妳這麼暴力。」季東旭不是很認真的斥責道，他可以理解對手的心情，所以他不怪魏大同。

沒理會季東旭的調侃，安羽鉉報告道：「魏大同有來急診室向你道歉，但你正在做檢查，我替你接受了。」

「那妳呢？妳有沒有跟人家說一聲對不起？」

安羽鉉努努嘴，「有啦。」

「下次不可以再這樣，人家又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「替你出氣還被你嫌？」說著，她又想搥他了，「算了，早知道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」

「妳用哪隻手打人家？」

她伸出打人的拳頭，「幹麼？」

外表看起來沒事，但.....季東旭不放心的問：「痛不痛？手腕有沒有扭到？」

「呸！」安羽鉉收回拳頭，覺得他太小看她了，「你以為我是弱雞哦。」

「知道妳不是金枝玉葉。」他慣性地頂了回去。國中三年他常常忘記她是女生，高中這三年他雖然已經時常提醒自己了，但偶爾還是會忘記，因為她都沒變，外表沒變、個性沒變，對他的態度也沒變，統統沒變。

不知何時，兩位媽媽已悠閒的坐在一起吃著買回來的熟食，看著小倆口鬥嘴配飯。

「對了，我的金牌咧？」以為他為什麼非拚到這面金牌不可？當然是要拿著這面獎牌向她告白呀。一提到這，安羽鉉就有氣，「丟到淡水河裡了啦。」

季東旭知道她是在瞎說，「妳現在就去把我的金牌撿回來。」

「不要。」

「不要？那我房裡那根等著掛金牌的釘子怎麼辦？」

「拔掉啊。」

聽見竊笑聲，兩人停止鬥嘴，望向笑聲的來源。

「繼續、繼續，你們繼續。」蘇芝儀比了一個請的手勢，卻突然想起丈夫交代的話，於是接著道：

「你爸被公司急 Call 回去了，說忙完就會過來看你。」

季東旭輕點了一下頭，表示知道了。看著母親手上的小吃，他也想起來了，他和羽鉉以往都是在比賽結束當晚去士林夜市大開吃戒，不吃到飽、吃到爽絕不回家，但這次他們只能改天再去了。

快快趕走心底的小失望，他佯怒道：「媽，妳怎麼只顧著自己吃，妳兒子也餓了耶。」

聞言，安羽鉉默默走過去拿起一袋滷味，然後再默默回來餵他吃，真的很自動。

連餵他吃了三口之後，她才赫然驚覺，她是做他的奴婢做上癮了不成？竟然聽到他一句話，她的身體就自然動作。

「海帶。」

「哦。」安羽鉉叉起一片海帶，想想不對，以為她真是他的奴婢哦？「你自己吃啦。」

「噢，我的頭好暈，我好想吐哦。」他吃定她了。

安羽鉉怒瞪著他，「你真的很賤耶。」

下一秒，海帶已送入他口中。嗯，好吃、真好吃。

蘇芝儀再也忍不住大笑出聲，「季東旭，你有種，竟然無視葉阿姨的存在，這麼欺負羽鉉，哈……」

「所以說東旭，你還是回去打籃球吧，這樣羽鉉才能安心的伺候你一輩子，嗯？」葉琍涓適時的表態。

「媽！」安羽鉉大喊，更怒了，媽不覺得自己把胳膊往外彎得太離譜了嗎？

「今年七夕，我來為你們設計一款情人對戒，送你們當生日禮物好不好？」葉琍涓突然想到，就把話說出來了。

「不好！」

一聽到安羽鉉說不好，害季東旭也不好意思說好了。

嗅到商機，蘇芝儀快意的笑了，「你們兩個都不要最好。」她轉向葉琍涓，「琍涓，咱們拿去賣錢。」琍涓埋首苦學珠寶設計近三年，也該出來顯顯身手了。

「賣錢？」

「嗯，在網路上開店門檻低，妳出手藝、我出資本，咱們就走平價路線，創造屬於妳自己的品牌。」說到這裡，她已欲罷不能，抓起葉琍涓的手，「走走走，咱們先回家，再 Call 齊睿那個電腦神人過來商量，他……」

第一次，季東旭與安羽鉉親眼見識到蘇芝儀的生意頭腦動得有多快、又有多厲害，難怪她待在家裡打打電話就能變成一個富婆，他們甘拜下風。

「羽鉉，還不快跟上？」季東旭催道，他急著把他的金牌找回來，好向她告白。

「我留下來陪你。」

「明天再來，我想休息了。」

安羽鉉考慮了會，「那好吧，有事打電話給我。」

「嗯。」待她一離開，季東旭便四處翻找著自己的手機，不料才剛找到手機準備撥電話問學弟他的金牌被誰收走了，季修哲就來了。

「爸，不是說你公司臨時有急事，要你趕快回去處理嗎？」

「是啊，我處理好了。」季修哲一頓又說：「等一下，我先去洗個手，順便上個廁所，我們待會兒再聊。」

季修哲才剛剛走進廁所沒多久，病房裡來了一位不速之客。

「你是季東旭？」

「我是，請問您是……」

「安敬綸，羽鉉的爸爸。」若不是妻子通知他，他還不知道女兒因為打人上了新聞呢。

一聽到來者是誰，季東旭不禁有些心慌，「安伯伯您好，很抱歉，醫生交代……」

安敬綸抬起手阻止他說下去，「沒關係，你躺著就好，我說幾句話就走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我不希望你和羽鉉走得太近。」

「安伯伯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報導說你是一個天才型選手，那又如何？就算你得了奧運金牌，還是沒資格做我的女婿。」

季東旭並沒有被安敬綸看輕的話語打倒，他積極的為自己爭取，「我今年才十八歲，還有很多時間可以努力。」

「努力什麼？努力開一間道館嗎？」一句話，明確的說明了安敬綸和許多人一樣，犯了以為運動員就等於沒大腦的通病。

「安伯伯就這麼瞧不起我？」

安敬綸笑著點點頭，「你硬要這麼自我安慰也行，誰教你要投錯胎，父母又太不爭氣，才會讓我無法瞧得起你。」見季東旭露出受傷的神色，似乎快哭出來了，他自以為好心的沒再給季東旭難看，「言盡於此，你好自為之，希望我不會再看見你。」說完，他高傲的離開。

可惡！季東旭忍住眼淚，緊緊抱住拳頭，這時，季修哲從廁所裡走出來。

「爸……」

「東旭，爸爸對不起你。」羽鉉的爸爸說得沒錯，是他太不爭氣，東旭今天才會受到這麼大的屈辱。

「爸。」聽見父親這麼說，季東旭再也忍不住哭出來，「你沒有對不起我，是我對不起你，我不夠有出息讓你丟臉了。」

季修哲的心在滴血，他寶貝了一輩子、又如此出類拔萃的兒子，竟然被安敬綸狠狠的踩在腳底下踐踏。他走過去握住兒子的手，「你喜歡羽鉉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好，那我們一起努力，讓羽鉉的爸爸再也不能瞧不起我們。」他是礙於老東家的栽培之恩才會一直把自立門戶的事壓後，但現在，就算不為了兒子，他也要為自己掙回顏面，他季修哲不是踏不進上流社會，只是還沒出發而已。

季東旭重重的點頭，人爭一口氣、佛爭一炷香，當下便決定把向安羽鉉告白之事往後無限延期，從今天起，他要傾盡一切的力量向安敬綸證明—他絕非泛泛之輩！

CRESCENT FAMILY